

岁月如歌

一碗乡愁寄米烂

■ 吴文海

米烂是盘踞在儋州人岁月河床里的乡愁。清晨，路灯还在雾霭的笼罩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晕，街头巷尾蒜头油的浓香扑鼻而来时，人们一天的悠悠时光，便是从那碗柔软顺滑的米烂开始的。

小区旁边鼎尚广场二楼有间名为“儋州米烂”的店铺，内部装修古朴典雅，每天总是顾客盈门。早起散步回来，我总爱踏上楼梯穿过长长的廊道走进去，顺路享用一天的早餐。师傅的手艺精到，米烂细匀爽滑，佐料荤素搭配，极尽新鲜讲究，却总感觉味蕾深处似乎缺点什么，如同乐章少了最动情的音符。细细咀嚼，这缺失的源头竟深藏在母亲那灵巧的双手里，那是她从磨盘到灶台间，将晨光磨进米浆，把星夜揉入米团，最终从滚烫蒸汽中打捞出来的滋味。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尽管都是番薯芋头或是稀饭搭配着盐巴酱油艰难度日,平时难得闻到丁点油腥味,但逢年过节时,母亲那双手总会像点石成金的魔杖,将贫瘠的日子涂上一层暖和的色彩,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其中,那碗香喷可口的米烂便是她的杰作。

母亲制作米烂，需历经淘米、浸泡、磨浆等环环相扣的繁复工序，末了还得张罗一桌碟碗纷呈的配菜。那份与我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期盼文字在混沌思绪里组合成行的虔诚，竟在她指尖轻抚米粒的微颤、静候米浆在暗夜里悄然蜕变的耐心、于蒸汽氤氲中精准抄起银线的凝神里，如出一辙。皆为在呕心沥血的孕育中，从心尖上托出一份可触可感的暖意。

头一天日上三竿时，母亲郑重地从米缸里舀出珍藏的釉米倾进陶盆，注入清冽的井水反复淘洗，指尖在水波米粒间穿梭，直至洗尽尘滓。淘净的米粒静静地吸饱了水分，几个时辰后变得愈发莹白饱满。傍晚，夕阳的余晖从邻家的屋脊斜切下来时，母亲又在庭院杨桃树底下忙碌起来。她弓着腰，将浸润得恰到好处米粒捞起，一勺勺喂进那口敦厚的石磨盘，身体随着推磨的节奏微微起伏，一圈，又一圈。在磨盘低沉的吟唱中，乳白色的米浆如绸缎般沿着磨槽汩汩流淌，落入底下承接的陶盆里。米浆的质地极是讲究，太稀则不成型，太稠则失却柔滑，一切全凭母亲的手感和经验掌控。米浆磨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装入布袋沥干水分，留给时间在夜里慢慢发酵，无声地酝酿着翌日的重生。

晨光微熹时，厨房的大铁锅上头已支起一个中间装着铜斗的木架子。灶膛里的柴火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顽童点燃的小鞭炮。等到蒸汽轰然顶起锅盖，白色的水雾弥漫开来，父亲将揉好的米团塞进铜斗，厚实的双掌均匀用力压下水杆，柔韧的米线在木架子的嘎吱声中从铜斗的孔眼挤压出来，像银色的瀑布倾泻入翻腾的沸水中。母亲屏息凝神，待米线从锅底浮出水面，眼疾手快用长竹筷挑起，迅速浸入旁边早已备好的凉水中。冷热激荡，米线条瞬间收紧，变得更加爽滑筋道。米线冷却后再捞出沥干水分，一圈圈均匀地摊放在簸箕上，那粗细均匀的米线根根分明，湿润如玉，逸散着纯粹的稻香味。这便是“米烂”——儋州人对稻米历经磨砺后华丽转身的称呼。

米烂出锅后，配料的华章正式奏响。父亲切菜，母亲掌勺，锅铲与刀砧的声响此起彼伏，像一曲默契十足的二重唱，像祠堂里欢快的锣鼓叮咚声。待自家压榨的花生油烧得滚烫，母亲将蒜末猛火下锅，“滋啦”一声脆响，金黄的蒜头油香气如云霞般爆炸升腾，瞬间汹涌袭来，勾得我们馋虫直跳。父亲结满老茧的手紧握菜刀，在那张厚实的砧板上展示他的功夫——焦香的花生米剁成碎粉，碧绿的豆角切成细末，芹菜梗拍扁斩成小粒，咸鲜脆爽的酸菜改刀成细条状。偶尔家中稍有余裕，母亲还会郑重其事从瓦罐里拈出一小把虾米或几缕鱿鱼丝，用油微微煸香，那便是贫瘠岁月里难得一遇的丰饶。我们早就围拢在锅灶边，像忠诚的观众，翘首以盼那碗饱含着父母所有辛劳、智慧与亲情的米烂。

生活虽然清贫，但在那个闭塞的年代里，农耕的节日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月月相连，人们过完这个期盼着下一个，岁月就在节日的更迭中轻轻流淌，我们兄妹几个也在家中那一碗又一碗的米烂里无忧无虑慢慢长大。到我外出求学时，每次离家远行或假期归来，母亲定要不辞辛劳，用一簸箕米烂和一桌子琳琅满目的配菜作为最隆重的仪式，给我送行，为我接风。

当我羽翼渐丰，飞离故巢后，每个大小节日还是尽量回到二老身边。尽管鸡鸭鱼肉在寻常百姓家渐渐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但那碗承载着温情的美食，依然是我们一家餐桌上独一无二的主角。到我们兄妹都已生儿育女，陆陆续续搬到城里居住时，电动磨浆机的轰鸣声已渐渐淹没了石磨的低吟，城里乡下，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香气四溢的米烂铺，但手工制作的米烂几乎已经销声匿迹，难得一见。逢年过节时，固执留守村中老屋的父母已力不从心，但他们每次总是提前到镇上买回一捆捆机器碾压的米烂，打来电话嘱咐我们回去一起过节。虽然那个敦厚的磨盘已经寂寞地躺在牛栏角落，身上布满了灰尘，母亲也常常叹息：“这机器吐出来的米烂，哪有咱家石磨磨出来的好吃。”但有了她和父亲两人亲手烹制的佐料，依然让我们对那碗情有独钟的米烂垂涎欲滴。一大家子吃饱喝足之后，二老总是撕下保鲜袋给我们兄妹人手打包一份，塞进他们孙儿孙女的手中说：“带回城里放进冰箱，明天早上还可以吃。”那朴实的言语塞满的，是父母恨不能将整个家的温暖都打包让我们带走的牵挂。

退休之后，父母依然健在，这是上天赐予我的福分。年过九旬的二老已是老态龙钟，夕阳的余晖从邻家的屋脊斜切下来时，母亲又在庭院杨桃树底下忙碌起来。她弓着腰，将浸润得恰到好处的米粒捞起，一勺勺喂进那口敦厚的石磨盘，身体随着推磨的节奏微微起伏，一圈，又一圈。在磨盘低沉的吟唱中，乳白色的米浆如绸缎般沿着磨槽汩汩流淌，落入底下承接的陶盆里。米浆的质地极是讲究，太稀则不成型，太稠则失却柔滑，一切全凭母亲的手感和经验掌控。米浆磨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装入布袋沥干水分，留给时间在夜里慢慢发酵，无声地酝酿着翌日的重生。

晨光微熹时，厨房的大铁锅上头已支起一个中间装着铜斗的木架子。灶膛里的柴火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顽童点燃的小鞭炮。等到蒸汽轰然顶起锅盖，白色的水雾弥漫开来，父亲将揉好的米团塞进铜斗，厚实的双掌均匀用力压下水杆，柔韧的米线在木架子的嘎吱声中从铜斗的孔眼挤压出来，像银色的瀑布倾泻入翻腾的沸水中。母亲屏息凝神，待米线从锅底浮出水面，眼疾手快用长竹筷挑起，迅速浸入旁边早已备好的凉水中。冷热激荡，米线条瞬间收紧，变得更加爽滑筋道。米线冷却后再捞出沥干水分，一圈圈均匀地摊放在簸箕上，那粗细均匀的米线根根分明，湿润如玉，逸散着纯粹的稻香味。这便是“米烂”——儋州人对稻米历经磨砺后华丽转身的称呼。

去年父亲一周年忌日,我按捺住自己不念不悲。今天忌日又临,翻看老照片。父亲离世前几年,我生日都会收到他发过来我幼儿少儿的照片,父亲越老记忆力越差,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他总是记忆清晰并反复叨念。仿佛他记忆中,可以亲吻的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可以抱着高高举起又轻轻放在肩头的孩子,那些孩童才是他真正拥有过的孩子。小时候我们住新州,父亲在那大工作。每当他回家时,我们几个孩子,总是排队轮流爬上他背,把他当牛马骑;排队坐在他的肚子,他学青蛙肚子鼓起起伏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新州没有幼儿园、没有滑滑梯,但跟父亲一起度过的童年,记忆却是丰富饱满至极的。幸福的童年治愈了我的一生,哪怕在自认人生最艰难时刻,记忆中的父爱如潮水般涌入心头,拥抱并激励着我勇敢前行。

父亲是儋州北岸人,具有典型北岸哥豪爽的性格特征,我妈总说他北岸石头又臭又硬,因为他有精神洁癖,也不屑于隐藏他的喜恶。但他也有很多喜欢的人和事。他可以静坐一天伏案疾书,喜欢结交志同道合之友,所以他有众多忘年交。父亲年轻时放电影,儋州很多人不会普通话,看不懂电影,父亲就在电影公司开设一个配音组,组织配音员配儋州话覆盖上原来的普通话,这样就可以带到儋州各个乡镇丰富老乡们的文化生活。这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需要技术支持。轮到来新州放电影的时候,我总是骄傲着,因为那个放电影的人他是我爸!小伙伴们总会抱着草席跑到舞台幕布后面躺着看电影,然后说解放军叔叔很厉害,会左手打枪! 每当父亲出差



菠萝蜜

（油画）

吴根波作

纸短情长

永不褪色的思念

■ 羊颖茹

回新州,妈妈会加菜;得知父亲回家的好友们纷沓而至,傍晚我家院子中,几张小竹椅围坐小方桌,一碟油爆花生米,来一道长鱼焖酸菜、再来个小海菜鱼煲、姜葱炒海蜆、芹菜炒泥鱼…我静坐一旁,看他们兴之所致筷头蘸酒,在桌上龙飞凤舞;看他们微醺唱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随着平仄韵律陶醉其中。晚霞照着凉棚的爬藤、墙院边的茉莉花香轻轻飘过,童年的我一边耳濡目染,一边看看能不能凑到桌边让父亲给我夹口菜!

学问上父亲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处世却洒脱随性,教育我们钱乃身外之物,勿被金钱所左右。当年物质条

(接上期)大个子詹森爽朗地大笑道,“要告诉英国人,我们这些老兵,在中国海南岛上有过一段神奇难忘的经历。还要穿上黎族这种奇异绚丽的服装,讲述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该忘记的海南岛经历!”

詹森他们站好队,就要随刘青云参谋离开了,大家握手,拥抱,嘴里都“叽叽咕咕”说着对方听不懂的话,都用手比划着依依不舍的情谊。詹森突然从队列中走出,大喊一声口令,正正规规向詹汉行一跺脚、一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皇家军礼,热泪盈眶地说:“不能就这样走。我们二十几个同盟国军人一致要求,请詹汉行长官和海南乐美村的黎族首领,一起来检阅我们!”

“不行,不行!”詹汉行知道后连忙推让,通过刘参谋翻译过去说,“他詹森的官阶高,我詹汉行的官阶小。我不能检阅他们,——这不对头,不可以!”

乐美村的两位黎族老阿公首领,更是躲在人后,怎么拽也是不肯出面。

但詹森几个把詹汉行和陈月娥两口子拉在上台子正中,又叫几个手下的洋兵洋将,硬生生把两位黎族老阿公推操出来,杵在汉行夫妻俩的旁边。然后詹森集合自己的洋人队伍,开始训话,开始呼喊口令,然后迈着正步,依次按照国籍打头字母的顺序不同,从主席台下走过,接受琼崖纵队五大队全体指战员的检阅。被检阅的洋兵洋将都穿戴着崭新的“土八路服”,面向上台子,一边行进一边呼喊着手口号,但是五花八门的军礼以及不同国度的语言,惹得看热闹的人们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百不多,检阅仪式很快就完毕了。詹汉行不知说什么是什么,也不知怎么告别才比较符合国际礼节。还是陈月娥有办法,她叫炊事班的女战士们,赶快从橱柜里拿来椰子壳做的碗,老竹子做的筷,让汉行每人赠一套,算是海南岛中共琼纵部队馈赠的礼品。

外国军队的战士们干脆摘去了军帽,把椰子壳的碗扣在脑门上,蹦蹦跳跳了起来。中国军人和外国军人,抗日军人和黎苗族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⑦4

孤岛战旗红

■ 李盛华

老百姓,都高兴地欢呼雀跃,场景别开生面热闹无比!

四

詹汉行在腰间插好“伏波鞭”,手里拎着驳壳枪,亲自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詹森和刘青云参谋前往五指山深处琼纵的司令部。

一路上翻山越岭,手脚并用,大约行走了几六十里的山路。到了夜晚,终于按照指定地点,遇见前来接应的司令部里的警卫排战士。詹汉行与詹森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国际友人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

大山里的夜晚格外寂静,今晚的月亮也是清辉皎洁。黑黝黝的原始森林遮盖了一切,只留一点点点儿的缝隙,让月色艰难的穿过,依稀撒在石径羊肠小路上。但是风儿还是依然执着地吹荡着,一阵一阵从山底下的沟壑川道里冲出来,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吹得树林梢头倾斜着指向上方的一个个山顶,翻卷起一团团山岚迷雾。

光与雾,雷与电,连绵山峦与葱郁热带雨林,永远是海南岛中部原始丛林的特有

件都不好,居陋室父亲也能书诗润墙:“东风点翠及天涯,浪击龙门是我家;不弃请来临下坐,天南海北伴清茶。”他还教我用儋州话吟唱,那时候的我也会摇头晃脑,念平仄仄平。哪怕我十六岁离开儋州求学至结婚出国,人在异乡为异客,然乡音不改。

记忆中的父亲对《新华字典》研究透彻,奇难杂字音和义他都懂。所以我不懂的字都会问他,总是被他嫌弃不学无术。有时候我发朋友圈,如果被他发现错别字,我会被他追着念叨到烦,觉得朋友圈又不是什么公众专业平台,不必太执着,可他的职业素养就是以严谨为本。他把我家取名“管他斋”,草书:“小楼容我静,名利任人忙”。笔名“夏贝格”字“牧坡”因为他姓羊,下贝村人。退休后他管自己叫“海府闲人”。父亲总说衣物乃遮体之物,干净整洁即可。钱要花在读书上才有意义,所以他一生的消费开支,买书居多。记得搬家的时候谈好的价格,民工在搬运过程发现我家书柜是书、地上垒书、床底下还是书。父亲主动给他们加钱,晚上请他们到外面吃晚饭。

父亲总是絮叨着让我读书,而我潦草应付着。直到我需要落笔成文时,才惊觉当年父亲逼迫我读过的书,哪怕记不起经典语录,却偷偷浸润了我的心。今晚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彻夜难眠,提笔记录。耳边无限循环《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 满怀倦 无泪无言
望着天一片
远景不见 但仍向着前
心中感叹 似水流年
留下只有思念 一串串永远远
浩瀚烟波里,我怀念 怀念往年

诗苑撷芳

夜读刘过《芦叶满汀洲》

■ 徐良伟

站在八月,见到了南楼的芦叶,覆盖旧容一阵秋风吹爽你的声息渐渐隐在二十年来的江湖

于是,我想问问你为什么那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等同蹉跎岁月那般渐渐染白了我的情绪?旧江山,浑是新愁!

谁还愣着恍惚暗自被脑门的微光伤透?房顶的转扇在旋转你或他,或者远去的行人读了三二句就一触即发

这些出自南宋的文字谁能道它到底沾满了怎样的色彩?在今夜,我又应作何注解今夜,我依偎在一个湖边努力地想像夕日慢慢坠落

哦,我渐渐明白了时光原来是你一束影子的大伸小缩时光原是你还未及第时的长吁短叹今夜的月,爬不上一个砖砌的墙

今夜的我,躺在砖砌的房子里头再一次读你的词阙“能几日,又中秋寒沙带浅流”再一次被《唐多令》那片摇曳的芦花被它随风吹舞的孤独深深感动了

黎乡之夜

■ 古逸

当午夜垂下珠帘清风掠过檳榔的叶尖消息无声息地街走了夏日最后的蝉声

声声犬吠在群山之间此起彼伏泛起一圈圈缱绻的涟漪荡起了这深夜久违的静谧

门前河畔的鹅卵石如沉睡的巨兽河水的银针敲击着它的脊背奏出一曲曲叮咚悦耳的黎调——那是祖先传下的催眠谣

远山嚙下最后一点星光将自己折成水墨的褶皱纺成一张张图案精美的黎锦在茂林的深处缓缓呼吸

窗扉如敞开的宇宙纳进萤火虫的航道露水凝结成草木间喃喃细语诉说着木瓜树下待续的故事

夜空这块巨大的墨玉啊正被无数梦境悄悄雕凿洞穿之后映射出黎明天青色的光

成都春日茶事(外一首)

■ 林振康

锦江春涨煮茶烟,漫说浮生半日仙。雾岭雪芽浮净舌,紫楼云月泛甘泉。文君井深滋文赋,石室风流漾蜀笺。天府从来闲气足,一瓯罢宴看花燃。

◎夜过只纳村怀李卫公

天涯万里唐迁客,海角山陬血脉存。耆宿漫言闾老事,稚童笑指旧时村。江山百代即陈迹,德业千年已淡云。料想衙门莲豆处,尚留精魄护兰孙。

行香子•初菊

■ 侯立文

云遮金光,叶漏晴廊。恰疏篱、浅缀新黄。非争春艳,独沁秋芳。赋露痕轻,风痕软,月痕长。何须蝶攘,不藉蜂狂。自岿然、阅尽苍茫。心清如素,影瘦成章。对一岑幽,一空碧,一身霜。